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张靖宇

钩沉索隐

探寻宁波文化之谜 ⑥

我们可能误解了

“天一阁”(上)

□司马雪

说到天一阁名字的由来，一般人都会这样回答：天一阁是藏书楼，并且是砖木结构的藏书楼，而“天一生水”，水能止火，所以范钦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，为的是确保藏书楼长久平安。据说，这也是现在流行的标准答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读了一本书中的寥寥几行文字，才蓦然有了这样的想法：我们可能误解了“天一阁”！

这个想法来源于《词源》（商务印书馆，1979年10月修订第1版）。《词源》在695页“天一阁”的条目中，这样写道：“明嘉靖时浙江鄞县范钦藏书阁名。因得元揭傒斯所书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而取名。”（《词源》“天一阁”条目中写的是“揭傒斯”而不是“揭傒斯”，而“揭傒斯”条目中写的是“揭傒斯”而不是“揭傒斯”。这是同一个人。不是《词源》写了错别字，我想应该是体例关系，“傒”古同“傒”。）也就是说，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，是因为范钦得到了天一池的石刻，才把自己的藏书楼取成这样的名字。

其实，历代文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就是用所藏的珍品给楼阁、书房以及居室起名。

于是读到《词源》里“天一阁”条目的时候，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联想：范钦曾经在江西做过官，因某种机缘得到了同处江西的龙虎山的天一池石碑，为了收藏这块“天一碑”，就造了一座楼阁，取名天一阁。天一阁收藏的第一样东西，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块碑。

当然，这仅仅是猜想而已；但这种猜想并不是胡乱瞎想。何为“石刻”？一般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指“刻着文字、图画的碑碣等石制品或石壁”，也意味着是“碑碣等石制品”的原件（石壁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移动的文物，得到原件的可能性非常小）；另一种是指“石碑或其石制品上面刻的文字、图画”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拓本，这相对来说稀缺性和珍贵

程度就打了很大的折扣。从范钦对“元揭傒斯所书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”的珍视情形来看（藏书阁因此命名），我觉得范钦得到了“天一碑”的原件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《词源》的功能就是追根溯源，它的词条的编纂，应该是根据源远流长的典籍史料来完成的。我觉得全祖望在《鮑琦亭集》中的《天一阁碑目记》一文，可能为《词源》中“天一阁”词条的编纂，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
我是在《四明谈助（增订本）》（【清】徐兆畧著，桂心仪、周冠明、卢学恕、何敏求点注，宁波出版社，2003年7月第2版）第558页上，看到《天一阁碑目记》的。全祖望写道：“予之登是阁者最数，其架之尘封，衫袖所拂拭者多矣！独有一架，范氏未尝发视。询之，乃碑也。”

看来，全祖望是可以进入天一阁藏书最核心部位的人。他发现，藏书的架子上，灰尘已经被衫袖拂拭得干干净净了，唯独一处尘封依然，那是放置碑刻以及拓本、拓片的地方。全祖望“清而出之”，感觉“其拓本皆散乱，未及装为轴，如棼丝之难理”。棼丝，就是相互交缠的乱丝。

全祖望感慨万千，议论道：“金石之学，别为一家。古人之嗜之者，谓其残编断简，亦有足以补史氏之缺。”

范钦的确是一个视野开阔的藏书家，他的天一阁，既藏书，也藏碑。碑，是用石头做成的书，有时候，分量显得更重。

这样珍贵的收藏，“范氏未尝发视”，说明范钦的后人把注意力都放在“雕本、写本”这样的纸质书上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理解，范钦后人的视野收窄了。

当年，范钦是非常重视这些碑刻的，用全祖望的话来说：“侍郎所得虽少逊，然手自题签，并记其所得之岁月。其风韵如此。”收藏的每一块碑刻或每一张拓片的来龙去脉，范钦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我相信，正是基于范钦的原始记述，才有了全祖望有关天一阁名称由来的相应表述：“阁之初建也，凿一池于其下，环植竹木，然尚未署名也。及搜碑版，勿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，元揭文安公所书，而有记于其阴。大喜，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，



因即以名阁。”

《四明谈助（增订本）》的点注者，对“元揭文安公所书”一句的理解有误，并且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，还专门对“文安公”一词进行了注解：“文安公，宋末元初大儒金履祥，谥‘文安’。”殊不知，“元揭文安公”指的是元朝侍讲学士揭傒斯（1274—1344）。

《词源》是这样介绍揭傒斯的：“……元龙兴富州人，字曼硕。早有文名，入翰林，累官至侍讲学士。当时朝廷典册碑文，多出其手……卒谥文安……有《揭文安公全集》十四卷。《元史》有传。”而《辞海》里，不但有“揭傒斯”的条目，还有“揭文安公全集”的条目。毫无疑问，全祖望在《天一阁碑目记》所说的“元揭文安公”是揭傒斯，而不是什么“宋末元初大儒金履祥”。由于金履祥恰巧也有“文安”的谥号，《四明谈助（增订本）》的点注者一不小心就张冠李戴了。所以，对于古籍的点注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你不点注，读者最多看不懂，他或许能够从其他途径试图弄懂，获取正确的答案；你点注了，并且点注错了，这是要误人子弟的。

全祖望在说“龙虎山天一池”的时候，强调了“吴道士”三个字，说明这是道家的龙虎山，这是道家概念中的天一池，这对“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”非常重要。

对于范钦的“凿池之意”，现在一般人多是这样附会的：建藏书楼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防火问题，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。范钦在翻阅碑帖时，看到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，该帖上有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一句，便从中得到启发，决定按照源自《易经·系辞》的这句话的含义建造藏书楼，并将藏书楼命名为“天一阁”。

这又是一个以讹传讹、误人子弟的经典案例。

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撰于元至

正七年，在1936年4月30日出版的第五十六期《金石书画》上，可以看到其拓本影印件。现在要想看到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，估计只能在《龙虎山志》里找找看。在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里面，倒有“故天一生水”这几个字，但根本没有提到什么所谓的“地六成之”。让范钦在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中看到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的句子，无疑是关公战秦琼。并且在《易经·系辞》里也没有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这样的话；即使是东汉经学家郑玄的注释里，有“天一生水于北”、“地六成水于北”的说法，但两句话是隔开的。一句话，范钦在有生之年，是绝对看不到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这样的文字的。

据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记载，当年龙虎山道观，“吴公凿大池宫南门之外”（而范钦“阁之初建也，凿一池于其下”，可以说与龙虎山道观的情形不谋而合）。大池凿成了，需要取一个名字，于是“请名吴大宗师”。吴大宗师说了一番高论，最后一锤定音：“宜名曰天一之池也。”

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“吴大宗师”所理解和阐释的“凿池之意”，我们不妨看看《龙虎山天一池记》里记载的原话到底是怎样的——

宗师曰：夫生天地者道也，载天地者气也。无形曰道，有形曰气，气者道之用也。道为万物之祖，气为万物之母，道与气一而已。故天一生水，一者万物之所由生也，一之生无穷，万物之生生亦与之无穷，故一者万物之始终也，宜名曰天一之池也。

在全祖望的记述里，范钦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”，我觉得就是与“吴大宗师”这番高论相合，是与道家探究自然万物关系的哲学般思考相合。所以，范钦也要把自己凿的池叫天一池，把自己造的阁叫天一阁。



本版图片 胡龙召 摄